



# 乡村年味

□宋云峰

过了腊月二十三,就是小年,也是民间习俗送灶王爷上天的日子。农村俗语,小年小年,杀猪过年。过了二十三,一天快一天。

从那时起,乡村的年味就渐渐浓了起来。

年关在即,村人忙的大事渐渐摆上日程,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蒸馍和磨豆腐。

只要灶头一盘,柴火一劈,捂在麦秸堆里和盖在小褥子下面的瓦盆瓦缸里,发酵的面糊开始往外溢流,家家户户便进入蒸年糕(年馍)的时刻。在乡村那条不太宽阔的土路穿梭,无论走到谁家门前,都能看到从灶膛里蹿出来的红彤彤的火焰,闻到即将出笼的馍香,到处可以听到蒸锅里发出的噎噎声响——那是大铁锅里的“碗锅锅”上下翻腾发出的声音。年味就是伴随着馍香飘逸在小村上空的。随着热气腾腾的蒸馍出锅,筛子、簸箕、竹篮都派上了用场,院子里、厨灶旁、杂物间,到处摆放着白白花花的酵面馍。

这里的习俗,年前蒸出来的年糕,要保证全家从大年三十吃到正月十五。春节期间不蒸馍。为延长馍的保质期,蒸出来的馍在阴干晾透后,会被收藏进一口粗瓷大缸里。乡村的夜晚无疑是寒冷的,经过几天冰冻,年糕就变得又冷又硬,刀砍不动,手掰不开,自然也延长了保质期。冰冻过的蒸馍味道更佳,更耐存放。再次食用时,只能放进蒸笼里蒸好

馏透,才能把喧腾腾的白蒸馍端到桌子上,送到走亲串户的客人手中。

年糕的花样繁多,既有各种动物造型的花馍,又有寓意丰收的豆包;既有包着各种蔬菜的菜包,又有无馅的馒头;既有包着红糖、白糖的糖包,又有夹着大枣、小枣的枣糕;既有垫着葱花香油的油卷,也有挽着各种花式的花卷……一个小小的面团,在不同家庭,呈现的形态也各不相同。一个春节,简直就是面食的“百老汇”。走进不同人家,就能看到不同的花式和创意,感受到不同的才艺和风采。

最锤炼意志的还是磨豆腐。一根小小的磨杆插进石磨上的磨眼里,随着磨盘旋转,被温水泡软的黄豆或黑豆顺着管道进入磨盘,在上下两扇磨盘的摩擦下,变成豆浆,再顺着用瓦片和水泥抹出来的水槽,流进下面的小桶里。经过纱布过滤,分离出豆浆和豆渣。豆渣要经过再次磨制和过滤,变为更为细碎的颗粒和豆浆。分离出来的豆浆,就被倒进一口特制的大铁锅里进行加热,待烧熟后再进行杀沫、点卤,然后分离为浆水和豆腐。刮出浆水,将豆腐用文火煮炖,再将炖好的豆腐刮出,放进铺放在木框或筛子里的豆包内压制,控干水分后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浆水豆腐。这个过程极其漫长,要经过几磨几滤,费时费力。点卤更是技

木活,点得轻了,豆腐难以成型;点得重了,卤水过多,豆腐容易发酸,影响口感。掌握火候也很关键,该大火时一定要大,要有紧迫感;该小火时动作要缓,不能操之过急,不然就容易把豆腐烤焦。

家乡的老人深谙此道,都是点卤高手。每年年关,只要大家做豆腐,都会请他们前去指导。

那时候还没有豆腐机,还看不到现代科技带来的便捷和进步。在参观过镇街附近的豆腐坊、仔细观察人家做豆腐的每个流程之后,村里出现了第一台豆腐机。豆腐机是最新式的,不仅可以磨浆,而且自带过滤功能。水也不用人工添加,只要接上水龙头,控制好进水开关就行。

机器的效率毋庸置疑,速度是人工的几倍甚至十几倍。浸泡过的豆子持续不断地倒进料斗里,白花花的豆浆顺着机器下的管道流进铁皮桶里。盛满豆浆的水桶被人提起倒进豆包,经再次过滤后进入大锅。主家俨然豆腐师傅一样,一会儿在机器边掌控开关,一会儿站在铁锅边指挥烧火加温,脸上身上都是白花花的豆浆斑点……

不用广告,前来磨豆腐的人络绎不绝。大家相互问候和说笑,谈起一年来的收获和家里长短、打工见闻,那笑自然掩饰不住。你敬我让,前后奔忙,那股亲热劲,比远道上门的亲戚还要亲……

# 记忆深处联墨香

□张小卡

春节,作为我国最隆重的传统节日,在不同地域,习俗可能略有不同,但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有贴春联的习俗。几十年前,印刷的春联尚属罕见,乡间的春联多出自手写,那些笔墨留香的旧时光,至今仍清晰地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。

村里写春联最好的,是曾在乡里信用社上班的老王伯。他总提着一只磨得发亮的黑公文包,鼻梁上架着副铜框眼镜,一看就透着学问。一进腊月,老王伯家的小院就热闹起来,乡亲们络绎不绝地赶来求写春联,把不大的院落挤得暖意融融。

老王伯不光字写得漂亮,肚子里还藏着用不完的墨水,很少见他翻《春联大全》之类的书籍,他的妙语联句信手拈来,挥毫落纸一气呵成。开药店的王大叔登门,他笔走龙蛇“但愿乡邻无病痛,何妨架上天药生”;村口杂货铺的张婶前来,他挥毫写下“柴米油盐皆顺意,针头线脑尽舒心”;养猪大户李叔求联,他写下“圈满猪肥多福寿,槽盈食足旺家宅”;种粮能手刘大伯想贴谷仓,他便写“春播千粒收万斛,秋收五谷满三

仓”;寻常人家的大门,他或是写“门对青山添福寿,户临绿水纳吉祥”,或是写“田垄生金家兴旺,庭院聚福人安康”,每一副都贴合大家心意,前来求联的乡亲们捧着墨迹未干的春联,脸上无不漾着满意的微笑。

那年月,放了寒假的我常跟着父亲去求春联。去之前,父亲会把红纸裁得方方正正,用细麻绳捆扎整齐,细细盘算着大门、上房、厨房、牛棚、猪圈各需一副,还得多要几个“福”字,贴在衣箱、粮囤和堂屋的墙壁上。到了老王伯家,只见小院里早已排起长队,乡亲们围在八仙桌旁,看老王伯挥毫泼墨。砚台里的墨汁研得乌黑光亮,铺展的红纸艳若丹霞,格外亮眼。不管多少人等着,老王伯都不慌不忙,耐心倾听乡亲们的心思,比如,谁家刚盖了新房,就写“新屋落成添喜气,阖家欢乐纳鸿福”;谁家孩子要升学了,就写“寒窗苦读终有报,金榜题名展宏图”。连续几家的春联写下来,只见老王伯的额头竟微微沁出几丝汗来,但看着院子里满脸期待的乡亲,老王伯几乎很少停下来,只是偶尔顿一顿,用手捶一捶腰背,抿一口茶,便又凝

神聚力,为乡亲们继续书写。

看着老王伯为乡亲们认真写春联的样子,我曾暗暗下定决心,以后一定要做一个像老王伯那样能为人民服务的人。没想到轮到咱们时,老王伯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,扶了扶眼镜,笑着说:“听说你在学校肯用功,爱读书,我送你一副字!”言罢,笔走龙蛇,写下“勤耕书山收硕果,苦渡学海探真知”。那一刻,我的脸瞬间发烫,紧紧攥着这副饱含期许的对联,心里又暖又受鼓舞。回家的路上,寒风刮着脸颊,可我却觉得浑身是劲,心里直念叨着,不能辜负了伯伯的希望。

除夕这天,父亲踩着木梯贴春联,我在下方小心地扶着。父亲用面糊将春联均匀涂抹,仔细抚平每一个边角,确保贴得牢固妥帖,不被寒风掀起。春联贴好后,整个小院焕发出浓浓的新春气息。我总爱凑到门前,一遍遍品读那些寓意美好的联句,阳光洒在红纸上,墨香袅袅飘散。我常想,这哪里是春联?这一副副饱含寓意的联句,分明是藏在笔墨间的美好向往,承载着人们对美好年景、风调雨



顺、平安喜乐的殷切祈愿!

如今,时代更迭,社会进步,市面上的印刷春联琳琅满目,烫金的、带图案的,做工愈发精致华美,可我依旧偏爱那朴素纯粹的手写春联,时常忆起当年与父亲一同去求写春联的情景。那些乡村写春联的旧时光,砚台里的墨香、笔尖下的期许、乡邻间的寒暄与欢笑,早已深深镌刻在记忆深处。

# 母亲的石枣河

□党海涛

石枣河,一条山间溪流美丽而动听的名称;石枣河村,豫西熊耳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。

村以河命名,河因村扬名。

石枣河,母亲的娘家。小时候我常常提起石枣河外公家的人和事,我也知道了这个世界上除了和小伙伴一起玩耍的这个村庄,在遥远的山那边,还有一个地方,与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

童年时我经常问母亲:“为啥外公住的地方叫石枣河呢?”

“小孩子家哪有那么多为啥子!”从母亲的口气中我能听得出来,她并没有责备我的意思,只是她也不知道为啥而已。

母亲的石枣河,距我家也就隔一座山的距离。若要用脚去丈量,则是从清晨到晌午的距离。外公家山高沟深,昼夜温差很大,有一次,外公家亲戚过事,母亲带我前往,当夜我就发了高烧,母亲想尽一切办法也无济于事,便决定连夜回家。就这样,父母轮流背着我翻山越岭赶在天明前回到了家。在村中药铺打了退烧针

后,父亲骑车载着母亲和我,又急忙往县城的医院赶。此后,我再也没有去过外公家。

我第二次去外公家是在成婚前。成婚前要去舅家报喜,我早上六点多出发,穿过一道沟,上了一面坡,翻过一道岭,越过一个凹,走下一道壕,蹿过一条河,再沿曲曲弯弯的山路走了八九里,终于在晌午到了舅家。用脚步丈量过,才能理解“山高路远”四个字的真实含义。我只走了一次就累得够呛,而母亲在这条路上不知走了多少次。

母亲已五十多岁了,走山路比我还快,一路上不知不等了我多少回,担子里给舅家报喜的礼品,上山、下山基本都是母亲在挑。只有到平路上母亲才让我挑一会儿。一路上母亲如数家珍地给我说了很多地名,我很新奇,也很兴奋。之前听到的地名今天都在眼前:东岔、西岔、乱石岭、乱石壕、八棵柳树岭、黄家凹……

站在乱石岭上,母亲指向东面,隐隐约约能看见一条长长的沟,母亲说那就是黄毛沟——她出嫁前去大石河街赶集

卖柴火的必经之路。连绵不断的大山给人的生活带来了诸多困难,可也磨砺了人的意志,铸就了人的品质。

再次来到石枣河,是外公过世的时候。还是走同样的山路,只不过这次我是和父母一起来的。外公的葬礼上,母亲哭得很伤心,那种伤心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。回想起慈祥的外公,我也很难过,可我却不能感同身受地体会母亲的痛苦,直到五年前,母亲重病离世的那一刻。在这之前,在母亲病重期间,我其实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心理准备,可真到了这天,内心深处却怎么也接受不了这个事实。

最近一次去石枣河是在前几天,四外婆过世了。这次我没有走翻山越岭的山路,而是取道卢栾高速,在熊耳山收费站下高速,沿村村通公路前行,半个小时就到舅家了。

冬日的石枣河显得格外寂静,三三两两的砖瓦房沿河谷“一”字摆开,偶尔的鸡鸣狗吠打破了冬日清晨的宁静,让这个小小山村瞬间有了人间烟火气。车过柳树沟、石板沟口时,我刻意踩

下刹车,速度放慢了些。曾经,母亲领着我从这里走过,现在却物是人非。

到了四外婆家,父亲和石枣河的老辈人打招呼,谈论着家长里短以及过去的人和事,感慨着岁月不饶人。

这时,一个老婆婆说:“这是焕群(母亲的名字)的娃子吧,没来过石枣河,这要是走在路上遇见了都不敢认。”

老婆婆紧紧拉住我的手说:“你妈是好人啊,以前大集体下地干活,脏活、累活你妈老是抢着干;我们去大石河赶集卖柴火,遇到坡陡难走的路,你妈先把柴火担过去,再回来接我担的柴火挑子。你妈没有享过一天福啊,走得早了!”

母亲过世五年了,还有人念及她的好。我为有这样的母亲而感到骄傲,也能为成为母亲的儿子而感到自豪。

母亲没有给我留下家财万贯的财富,却把她如大山般坚毅、刚强、温厚、善良的性格传给了我,成为我一生取之不尽、用之不完财富。

石枣河是母亲的,也是我的,这里有母亲和我共同的精神家园。



□南国民

## (一) 春节

历史的长河里  
岁月不可缺少的短句:  
欢乐与悲伤  
获得与失去  
顺利与坎坷  
胜利与挫折  
皆成  
过眼云烟  
浓缩成生命的感慨:  
冬天已远去  
春天已来临

## (二) 父亲

村头的田地  
父亲在埋头锄草  
满脸褶皱里流出的汗水  
浇灌着全家的口粮  
小镇的菜市场  
父亲精心打理各种蔬菜  
轻声细语地服务顾客  
扛起儿女们的书声琅琅  
夜晚,在村场边的古槐树下  
父亲抽着旱烟讲故事  
一家人翘望天空的星星  
眼睛里燃烧着激情与希望  
这是个周末,心  
却怎么也清闲不下来  
眺望西山脚下那座葱茏的坟墓  
我无声流下眼泪……

# 伏牛

题字:邵玉铮